



合叅  
折講

詩經正解

文王之什

世三

四七  
505  
23





會同  
攻印

門 12  
卷 28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二 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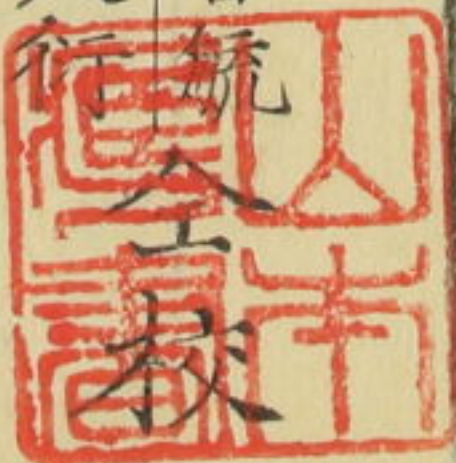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石

彙輯

門人

東六一者統  
李宗洙又



男

姜朝烈承武

全閱

吳之璋章玉

大雅三

詩見  
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別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



凜然有嚴重齋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郊祀之後受釐頌昨之詩。早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春秋吳使季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歌。至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 文王之什三之一

#### ○文王章

###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全旨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在敬德。下言所以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刑。其敬德周公戒王大旨。全結在儀刑文王一句上。而儀刑之寔。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天命乎周。必絕乎商。而監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時命。二三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乎商之子孫。臣庶皆綿其澤。四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乎商之子孫。臣庶皆歸于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鑒殷。末章言當鑒殷以法文。篇中反覆咏嘆。見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倦倦以念祖。為言叮嚀鑒殷。正湯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舊說以命周絕商。鑒殷法祖。分開對看。殊失詩人之旨。○方山云。此詩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最盡本詩之旨。○曹允大曰。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廢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皆係于此。



文王在上於音鳥昭于天叶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伐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洛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合參。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若謂天下之不可常者。命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今藉乃

祖之休。而撫有天下矣。亦知其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開自后稷。固云舊矣。而其受命代商。則自今始也。命何新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貴。此其益彰。而無異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至顯乎。周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其始開。而適際夫興王之運矣。其命可不謂至時乎。所以然者。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是全詩之冒顯德受命。俱詳下文首四句。以德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咏嘆足之耳。於昭于天。言精英煥發。與天為昭也。非真有神可見。蓋盛德不磨。故雖沒而昭著如此。只就神說。未露德字。不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于既沒之後也。周雖二句。根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雖舊。而受命則新。註自今始。正解新字。蓋即代商後至成王時言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處。不顯正是昭不時止。



新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磨故曰顯大運肇啟曆數方來遠應其期故曰時不顯句申首二句不時句申三四句蓋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日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日維新命豈不時揚伯祥曰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伊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高德之既昏曰時則非商命之告終然惟其德之顯所以命之時故末又合而言之陟降相連者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註是以句正補足維新不時之意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許意作推原說然須亦贊嘆得神如云試觀文王今何在直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豐城朱子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公復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但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帝字比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比上字為親切陟降字比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

原其故以譬曉之也○六帖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按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此神之所以獨昭也○麟士按詩柄自炤通章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炤註相兼而不顯不時當分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嘆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是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雖非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

疊疊音尾文王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葉

反里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疊疊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令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



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  
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合參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詳言乎。亶亶哉文王。性與天  
合何待于勉。維其法天行健。其德不已。若有所勉而然。故今雖既沒  
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彌久彌芳而不已也。夫聞之不已。乃其德之  
不已。而有不荷天眷于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于周矣。不  
但尊榮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焉。文王孫子其履天藉而宅帝位是  
本宗者也。是固為天下王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本宗以天子  
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為天子也。又使代為天子永主天下。而有百世  
之尊榮焉。其樹風聲而鎮九服。是又庶者也。是固為天下輔者也。天  
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支庶以諸侯。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為諸侯也。又  
使代為諸侯永輔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焉。是我周固有其休矣。而  
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有為天子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天子匹  
其休。有為諸侯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諸侯匹其休。蓋福子孫臣庶  
者。即所以福文王也。  
天之敷錫我周如此

拊講此章見顯德得天。而垂裕無窮也。上二句言文王德純。而垂無  
窮之譽。下言因獲無窮之休。亶亶自生時言。令聞自沒後言。亶亶雖  
云強勉須說得自然。只純亦不已之謂。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  
不已之聞。是令聞即其令德。但只空說至敬止。乃其寔也。陳錫句根  
上二句說來。包下子孫臣庶二意。文王孫子四句。正陳錫之寔。觀註  
二使字便見。子孫臣庶並看。而歸重子孫上。百世所指者遠。乃未  
事。此二句下須補子孫已有其休意。方與下註匹休有照應。周士乃  
文王疏附後先之屬。不顯亦世。亦重修德說。勿作爵位之顯看。福文  
王而無及。福文王之子孫。與福文王子孫之臣庶。皆所以福文王也。  
本宗百世修德為明天子。又庶百世修德為顯諸侯。而周士亦世修  
其德。以為天子諸侯之輔。向非文王之德不已。何以天之錫福亦不  
已哉。○上只發明上章之意。首言德顯命時。猶未見着寔。今既沒而  
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  
是文王新命處。○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  
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  
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寔。寔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王國逼反

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上聲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之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合參。且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濟厥美。遠而彌光。豈不甚顯矣乎。然果何修而得此哉。蓋由其忠君謀國之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士。際貞元之會合。而荷德化之甄陶。而生此王國之中焉。夫國得人爲本。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則于城有托。奠宗社于無虞。足以爲國之幹矣。君以安國爲心。國既安矣。則此濟濟之多士。代終有道。輔至治于無爲。文王亦賴之以爲安矣。下成輔世之功。而上

享得人之慶。則其傳世之顯也。亦宜天命周之福如此。何莫而非疊疊之德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卽上凡周之士兩句意。首句原傳世之顯。下本輔世之功。所以見其宜顯也。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爲周士。乃所以爲周上章不顯亦世。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今日言。當作已然事者。不顯是主爵相承。耿光迭耀之謂。然要見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厥猶以下。則就周士本身言。凡匡王定國內順外威。皆是也。勉敬二字。要串說。謂勉于敬也。勿依輔氏。勉則無怠。敬則無弛。平看勉卽疊疊。敬卽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思皇周楨以寧。皆根厥猷說來。生此王國之盛二句。皆根氣化說來。曰生此王國。便有應運意。曰克生。便在王氣所鍾。王化所浹。意文王爲受命之君。多士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國。尚不得以一用。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做弦云。天生一代興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興王之佐。良相碩輔之生。皆聖人興王之福所致。凡建勳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以文王福澤之流行也。惟有此翼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



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楨。末二句。蒙周楨意。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逸。雖有日昃不遑之勤。亦可相安于無事。蓋國安而心安也。昆湖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目。各有所托。而文王之求厥寧。觀厥成者。可雍容以致之矣。止是此意。一說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為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子孫。雖謂即寧文王可也。亦可從。○陳伯玉曰。厥猶翼翼。舊多帶下說。觀註云。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也。只是足上句意。玩一皆字。見雖後世子孫亦皆勉敬。則奕世戴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修德。與周匹休者也。○多士內不可謂周公。此詩周公所作也。○文王得人之盛。不甚重。只是闡明周士有功於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蓋臣。正是雙關語。○此章連上章。總是天眷文王之德。驗諸命周之福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上聲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熙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合參夫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為德之寔。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之為於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為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惟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乃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天之所任。人不得而違之。孰非一敬之所致哉。

析講上三章。皆言以德受命之意。此則指其德與命之寔而言之也。上三句。是以敬德而膺天命。下是即人心以驗天命。穆穆二句。是文德寔際。應提出為一篇綱領。前面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于是乎出也。穆穆非德容也。正指其德也。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



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敬體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疊疊是也。緝以法天之健。然以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關竅於昭者。文王之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通章語意。總結聚于此。假哉天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出天命耳。假哉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命之所在也。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為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子孫言。只說集于周。方渾融。註今字。指成王時言。蓋對文王而言也。夫周命之集。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耳。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既歸于周。則莫不于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叶居反 厥

作裸將常服黼。  
音甫 昇。  
音許 王之蓋。  
音盡 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昇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于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合參夫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于有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此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矣。其裸將之常服。在身者則黼裳。在首者則殷冠。是命雖已革。而章服猶仍舊矣。觸目激哀。其勢甚可畏也。安能無動于興亡之感乎。王之蓋臣。受爾祖之天下。當思商之孫子。胡為而于我。臣服商之臣。胡為而



于我保將皆爾祖文王之德致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子孫臣庶不將轉而臣服于他人乎。是誠今日之所當懼也。

拊讀此章上六句。言人心之棄商歸周。下啟後王以法祖也。侯服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靡常有德則就。無德則去也。見當儆戒意。殷士四句。正點醒靡常之意。層言其容貌之美。敏言其應事之疾。據助祭時言之。該得平日之意。綉黼于裳。商周同制。而冕冠則商制也。常服黼。自是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時王不敢變意思居多。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省。時說輒云。全重所以為戒。則是不惟失先王忠厚之意。而于註中亦字。且不省得耳。末二句。總承侯服。裸將說來。告蓋臣即所以告王。非劉安成因卑達尊之說。此總承上着。但高之子孫臣庶。所以臣服于周者。皆文德所致也。德即緝熙敬止之德。念爾祖如覩億麗之臣服。則儼然念在天之靈。見黼再之裸將。則恍然念帝側之德是也。末二句。一篇提喚精神處。無念且只是叫起念爾祖。而所以念之工夫。在下一節方言。故註云。猶言

豈得無念。亦只是起頭語。不宜太寔講為妙。此章連上章。總是天眷文王之德。驗于絕商之禍也。絕商之禍不重。只重周家受命代商上。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

未喪去聲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去聲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合衆夫欲守爾祖之天下。固當念于爾祖矣。然念之虛而難憑。不如功之寔而可據也。亦曰爾祖之德。爾之所同得者也。要必敬而作所



而聿修厥德焉。然本諸身而為德者。返諸天則為命。而張弛何以無戾。且明德之所在。而期其克修者。命之所在。則期其克配。而舉動何以潛通乎陰騭。其可不永言之乎。必也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以造于疊疊緝熙之域。可焉。若然。則德修可以凝天命。固人心。而盛天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待外求而得矣。然德之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之今日矣。今其子孫。乃侯服于周。如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顛覆厥德故也。爾宜以殷為鑒。而自省焉。則知駿命之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容緩矣。

柳誦此章上四句。戒其法祖以獲福。下戒其鑒殷以保命。雖是二段。還重法祖上。其以鑒殷為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氣脉直攝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無念爾祖一句。但上文虛含自修。此則點破念之切寔處耳。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遂有聿修一段工夫。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修德即是敬。永言即是緝熙。敬本言者是心。口常念及之。謂所謂

念茲在茲也。德與命總是一理。自天付之為命。自人得之為德。修德便是配命處。修德使天理不壞于人欲耳。此已有見于行意。永言配命。使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即修德之至也。此一串意。非修德了又欲合天理。為兩截事。註中自修自省兩字。重看見當責于己之意。德自修。命自配。則福亦自求。多福說得廣。如保維新之命。延陳錫之休。商孫子之侯服。殷士之裸將。皆可以有終意。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如云命可恃。祖可恃。則商之先。何嘗不可恃。而乃至于此。則是不能法祖。永命之故也。克配如湯之懋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撫綏四方。武丁嘉靖殷邦。皆是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了。而不說了。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見凜凜。監殷以自省。則知有德如周。則歸無德如商。則去信乎其難保矣。知殷之當監。益見祖之當法處。○做弦云。念祖乃所以修德。常修德乃所以配天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法祖。以自修其德。然謂德所修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之一身而有餘。若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于祖。即有愧于天。而福不可求矣。○此詩凡八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華谷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



己而不求諸天也。○麟士按此兩段由法祖說到  
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迴文意也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叶姑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

反尤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  
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  
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  
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  
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命參夫天命難保。殷監固不遠矣。而自絕于天者。紂其尤也。爾必監  
于有殷。無若紂之穢德彰聞。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爾祖而受者。  
自爾躬而止也。尚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使天命之不  
易保者。自爾而保之可矣。且廢興之由天寔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  
廢興者。而折之于天曰。殷何為興。此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為墮。此數  
百年之基也。然上天興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  
天之天。孰若求在人。人之天。爾祖文王德與天合。即天載之所在也。誠  
能儀之刑之。而緝熙敬止之懿範。吾有以得其理。則義問之宣昭。有  
以感天下之心。志而萬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孚文王者  
矣。若然。則人心既孚。天意自不能外固。不必于虞度者。而又何駁  
命之難保哉。爾嗣王可以深長思矣。夫既示以命。周絕商之由。而又  
示以鑒殷法祖之意。無非欲其修德保命而已。而修德之要。卒不外  
乎一敬焉。周公戒  
成王之旨深哉。

析講此章首句言命之不易保。下鑒殷法祖皆保命之道也。然所謂  
鑒殷者。亦是欲說至法祖耳。重法祖上。命之不易。承上起下之詞。見



可懼之意。爾躬下。要補出修德配命意。湯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猶言家自毀國自伐也。即直指成王說。文之令聞不已。本疊疊穆穆而來。後王之宜昭義問。本修德永命而來。紂之穢德彰聞。即其自絕于天處。而宜昭義問。正所以無過爾躬。要知德修則其譽自廣。原不在聲聞上。做工夫。有虞殷三句。只是把殷之興廢。漸漸說到法祖上。虞度也。謂度天意也。非淺淺說。蓋天之興殷在德。天之廢殷在不德。此何消說。亦何消度。所謂度者。是度何如。而合于天。則天興之。何如而不合于天。則天廢之也。上天二句。只就興廢之事上說。勿露有德則興。無德則廢。若露則易度矣。然天猶渺茫。而難知。文王則有寔而可據。彼其德之昭著于人心者。吾但一儀型焉。而人心之孚。則天命慎。無使命至。爾躬而過絕可也。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即所謂修其德永配命也。作孚者。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此以人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末繳商之子孫。臣庶皆侯。服裸將于無窮。何峻命之不易。保意。殷之所以廢。所以興。天之載也。度殷之事于天。豈有舍其所享。就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乎文王。則萬方起而信我。亦如文王也。儀

刑法文即法天也。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王之可法。便隔千里。○天載無心。成化原非只淪于窈冥。而明說福善禍淫。又不見他難度。只虛虛起下。不得認真。若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雖度亦可不度。亦可矣。○新安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過絕也。

###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于天人



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復至深切矣。故列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巳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咏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于此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論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安成劉氏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為對。三章言命周之群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群臣後嗣為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為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

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李碧海曰。周公作此詩。極為精密。廣大然非他詩所及。聖人取之為大雅第一篇。萬世君德之要。不外于此。約而言之。只是敬以修德。德以合天。兩言盡之矣。夫天命於穆不已。君德至于合天則至矣。盡矣。故周公倦倦于此。首稱文王曰。於昭于天。曰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德與天合也。至于戒成王則曰。永言配命。推言商之先王。亦曰克配上帝。末章又言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始道故人心歸。夏高宗監于先王成憲。故人心歸商。成王儀刑文王。敬迓天命。故為有周令主。學者觀周公之詩。則知成王之學力固到。寔周公造就之力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于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于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



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通詩以前四句為綱泛言天人相與之理而証以殷亡之事見必有是德方有是命為下文武受命張本

○大明章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全直通詩詳序文武受命欲王之念祖也首章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下詳文武以德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直貫到底首尾二明字相照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兼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武之上帝臨汝正與赫赫之命相貫通處析言之首章總是泛言其理以為後面文武受命張本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太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之受命四五六章欲言

武王而先言文王太姒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受命通章無非言有是德方有是命也○首章已揭出本旨下文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婦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影響與首二句恰相應摯仲二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基赫赫之命重在一敬字天監五章以武王之燮伐作主見而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但命必自克商而始見故前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赫也或泥篇內本文于文王邊獨言德于武王俱言命而不言德遂把二章及三章為終明明在下之意四章至八章為終赫赫在上之意豈以文王懷多福受方國非命乎若云伐商始為受命則詩柄何為並言文武受命乎此似太拘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叶辰羊反

天難忱斯不易

去聲維王

天位殷適

首反使不挾

子變

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



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合象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言此若謂天之與人其理相為流通德之與命其機相為感應者也惟夫在下者剛健中正篤寔光輝而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予我者或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為信也君位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為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紂之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殷適也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宜其係人心而挾四方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矣

折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証之明明赫赫言德命相因詞平意串明明要得敬字意赫赫要舍得人命去畱言不易句以君位存亡言夫謂天不可信而又惟德是與謂天必可信而又惟命不于常天果可恃乎難忱非謂天窈冥不可知但不可倚以為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非王不易乃非之不易也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說正發揮首二句意末二句舉殷紂之事寔之已然之明驗也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註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行後立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使者天使之也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正為無明明之德故赫赫之命卒去之耳與下文武之以德受命相反看朱傳云蓋以此耳須依鄒嶧山指天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指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或云天位位字是虛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似與註不合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貧于京音居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反大音泰任有身叶戶反生此

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嬪汭嬪于虞也王季又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其所以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合參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德乎彼我周之業基于文王其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主難乎其為配也惟摯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以作配乎王季曰為京室之婦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一則明類長君而德不愧于刑予一則思齊思媚而德無忝于內助殆維德之行矣是以德配德之日即以聖孕聖之日故貞元所會和氣所鍾大

任于焉有身既而生此文王焉然則文王之聖蓋自父母而已然矣夫豈偶然之故哉

折講此章是推王季得賢妃而因以生聖子也只重生此文王句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以上四句作一氣讀及字即與字惟德之行言太任王季俱有其德一惟德之是行見君道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應也疏義言凡所行者皆本于德也以太任配王季惟德之行天故為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久矣按何確齋云太任有身句勿入胎教意若然則是文王之聖皆太任之教也而惟德之行反輕矣此意最著○按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備記是○皇王大紀云李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照臨無蔽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鄰服焉生文王在祖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定宇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



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此謂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合於夫文王生。有所自如此。則其德之盛。不可言者乎。維此文王之至焉。以是德而格天。則此心光明。真可對越上帝。吾見天心默佑而多福自此而聿懷矣。德之得大也。何盛乎。以是德而感人。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累。吾見至誠動物。方國于此乎誕受矣。德之格人也。何盛乎。文王之德之盛如此。而所以基赫赫之命者。肇于斯矣。柳講此章上二句。言其敬德之盛。下言天人交與。以見其盛也。小心句最重。故註云。文王之德。于此為盛。下皆承此句而演繹之。小心非

畏懼之心。是心體之歛藏。細密處。翼翼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即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是也。昭事上帝者。以此。即不回之德。亦不出此。昭事二句。是以敬而得天。厥德二句。是以敬而得人。此是受命之基。不是正受命處。昭事上帝。就精白之忱而言。猶云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之意。不就祭祀說。多福。泛言含下。受方國在內。一說。以福祿子孫講。似拘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文曰聿懷。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嘿嘿招來。倦倦眷顧。意厥德不回。蓋敬以直內。則其德中正無邪。故不回。此句要從小。心來。心之侈大者。每以恣肆成其回邪。文王小心翼翼。則畔援歡叟。一毫不生。蕩蕩平平。何回邪之有。受方國。即虞芮質成。四十餘國來歸之類。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受之。方與明明句應。文王雖未受赫赫之命。然受命之基。寔在是矣。○慶源輔氏曰。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以上。皆不相管攝矣。○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心。上與天心



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于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田矣。○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體何等小。○劉上玉云。下四句。雖分天人。然終非板對。受方國。上帝之命。即多福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叶昨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

音士叶羽已反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叶獎里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川也。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也。

合參然我周之業成于武王。而武王之生。豈無所自哉。彼天之監照。寔在于下。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曆數之傳。而天命既集于周矣。速不定聖配而生聖子。何以承是命哉。故天於文王之初年。父母有室之念未興。而天已為之默定其配。在于洽之陽也。在于渭之涘也。所以儲精發粹。而陶窈窕之姿者。洽陽渭涘之靈。不可誣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以應其求。所謂君子好速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天眷於周有定命。下是天生聖人有定配。雖只言文王作配事。重武王所由生上。天監者。監周家累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有命既集。亦通言集於周。蓋自太王王季以來。世德克享乎天心。故天厭商德而集於我周。將以啓一代興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王。但且渾言之。初載非初生。乃幼時耳。天作句重。言周累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既有聖父非生一聖母。以作之合。聖嗣何從生。洽陽渭涘生之以天之意。而產之以地之靈。見所以培其幽間貞靜之德者。有在也。華國



在洽水之南故曰陽在渭水之北故曰涘二在字虛益持天意所在不指大邦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婚之期不必作將納采將親迎說有子句見足以應其求也註非人力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

大邦有子倪及牽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去聲于渭造

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合參夫天為文王立配固在大邦之子矣使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大聖人之配未足為好逑也今大邦者子以其德言之祖見幽

貞靜與天之於穆不已者同一機譬猶天為之兄而彼為之妹焉其德如是則配我文王誠無愧矣文王于是卜云其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所以成婚禮之始也既而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也夫以聖人而得聖配則可以奉神靈之統可以理萬物之宜誠一時之盛舉曠世之奇觀也豈不顯然其有光乎

新講此章上二句言聖配之德盛下言大婚之禮隆也重德上倪天之妹言天之德純一太姒之德亦純一與天相為伯仲譬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剛柔健順相配立說文定句婚禮之始。納采請期是也。親迎句婚禮之終。奠鴈御輪是也。造舟向輕只是自周至莘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往來耳。不顯其光。管上德來而禮亦在其中。蓋以聖女之德而成此禮。則婚媾之儀協和會之典盛也。○一說文德與天為一。譬則天矣。太姒配以幽間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不是與天相伯仲。如此講似多一層轉折。○上章天作之合。既可以天而媒灼之。則此章倪天之妹亦可以天而兄弟之。詩人天妹二字殊非杜撰。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 纘女維莘長上聲

子維行叶古郎反 篤生武王保右音祐 命爾燹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太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  
又生武王也。右助燹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太  
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  
之。使生武王。保之。取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合泰夫文王既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乎。彼有命自天。既命文  
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然天之意。又以為王業之成。必生聖子。聖  
子之生。必生聖配。故今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  
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有賴矣。故天又篤厚我周。使文王之後。而生  
武王之明聖。扶持安全而保愛之。啓思翼行而佑助之。作之君。作之  
師。而眷命之。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蓋至是而眷文王者。又以此之  
而眷我  
武王矣

辨講此章上五句不甚重。蓋將言武王事。故又本此言之。有命三句。  
即上天監二句意。但上主周家言。此專主文王言。于周于京。是即文  
王所居之地而命之。不必言周京之形勝。可以興王業。意纘女二句。  
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要承天命說來。惟天命文王。故太姒來嫁。太  
任女事。如思齊思媚之類。有太任為之母。復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  
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故謂之篤。言天  
命之匪懈也。然篤字亦要得天縱以君德意。保以扶持言。右以啓翼  
言。命以君師言。燹者和順之意。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燹伐者。除  
暴救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蓋應天順人之師。非窮兵黷武。易所  
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此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只完  
得燹伐大  
商一句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 上帝

臨女音汝 無貳爾心

詩經卷之二十一



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合參：夫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於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旅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間，以眾寡論之，紂眾不可謂不盛，但彼眾雖多，而皆離心離德，惟予之師同心同德，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曰：事之出于人者，未可必，命之定于天者，不可易。今周德方興，商命已絕，上帝寔去彼而臨汝矣。尚當順天之命，恭行天討，毋以眾寡之故，而貳其心也。夫武王有未決之心，而眾人贊其決如此。然則牧野之師，蓋出于應天順人，而非武王之得已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師奮其威，下是師贊其決。殷商二句，單就紂師說。矢于牧野，兼商周之師說。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

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谷，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曰：如林者，言眾而不為之用也。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鬪廉謂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和則散。合則師寡而勢強，散則師眾而勢弱。書曰：同心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離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侯興總是三千一心意。上帝臨女，如所謂有命既集，保佑命之意，不可在侯興上見之。蓋即天命以決人心，非因人心以見天命也。二心如顧名義，量眾寡，慮勝負，皆是大抵此二句，亦詩人設言以見眾心之同觀。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可見原無二心，而人自贊其決如此。其競勸可見矣。此見武王之伐紂，非已意也。眾心也。眾心之競勸，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時，下是交兵時。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馬駟彭彭。音元 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音亮 叶謨郎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即馬白腹曰  
顯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  
揚而將擊，言其猛也。京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且  
也。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  
下清明，所以終  
首章之義也。

合參以伐商之事言之。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  
駟顯則彭彭而強盛，師眾之盛莫不奮揚而用命矣。然而師眾之行  
將帥統之，維時官太師而號尚父者，忠義之氣存于中，剛勇之威奮  
于外，其勢如鷹之將擊而飛揚，將帥之賢又極一時之選矣。以是將  
帥率是師，使佐助我武王，以伐大商，但見癸亥之日，天下猶陰暄也。  
而牧野一會，不崇朝之間，天下皆轉為清明之治焉。而一代王業于  
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而基命于始，武王以聖德而基命于終。如  
此則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于此可見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  
以保天  
命哉。

柎講此章上六句言兵將之美，下是成克商之功。首句輕只言會戰  
之所耳。檀車二句言師眾甚也。維師三句言將帥賢也。蓋車馬所以  
載師眾，有是車馬則有是師眾矣。鷹揚是一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  
綏四海，去大難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耳。總之師眾之盛，將  
帥之強，俱從人心競奮中看出。只闕遯過而歸重武王肆伐上，涼  
武王謂佐助之，而主之選在武王也。肆伐大商謂以是將帥統彼師  
徒而縱兵以伐大商也。燮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動  
天，惟功救世，兩相濟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按武成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罔有敵于我師，前徙倒戈，攻于后，以流血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  
定。劉氏曰：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己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  
嘆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維在于清四海而已。當時只誅紂  
汚濁，使除氣便清明矣。篇首明明德之明也，篇末清明治象之明也。  
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兩明字正相應。武王克  
商之事如此，則紂之四方，武王已挾而有之，而命于此乎集矣。此武  
王有明明之德，斯有赫赫之命也。故曰終首章之意。○殷商惟無德



言經正解卷之二十三  
故徒有天命殷嫡之勢而不得挾四方文武惟有德故于方  
國誕受之後而有以清四海此章正與不挾四方句對炤

###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太任  
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  
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  
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

見之樂說  
見上篇

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  
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大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  
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  
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响形聲之相似皆非偶然也○  
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  
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五章言武王順天

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己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  
祖宗之于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  
者矣

### ○ 緜章

### 序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肯通詩緜緜瓜瓞一句乃一篇大旨下皆詳此句之意也自厥問  
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作棫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  
相為首尾一代之興不偶然也其序太王獨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  
以來經幾許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末言祖宗不惟脩德又能  
任賢保成業者可以思矣○詩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起文  
王之德只欲王知周家之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積  
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貽謀之遠  
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至于末章揭出文有



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却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地步詩意殊不然○一說首章是喻王業之盛始于前日之微下是詳言由前日之微以馴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如方山之說此意南台鹿野傲弦真庵諸說俱依之但章脚一章在邠二章在岐等語似不相合更詳之○此詩大小之分自土沮漆四句是小以下皆是大一邊不可以太王事專作小看

縣縣瓜瓞音民之初生自土沮音漆音古公亶父音

陶音復陶穴音未有家室

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宇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密窳也。復重密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而古

公之時居于密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合參此亦周公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若謂有國家者無窮之王業當卜其終而有基之規模先觀其始王知我周家之始乎。彼瓜之為物縣縣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成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瓞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據今而言固自昌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為重窳于地上陶穴土密為于地下以為居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顯蒙未開朴陋尚存可謂至微矣。不猶瓜之瓞乎。

此顯比之體其意實可以該全詩綿綿二字宜玩維綿綿不絕乃能如此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彞一統天命維新又孰非草昧之初蔓延不絕之所致哉。周自后稷始封而其子不窋失官遂自竄于戎狄之間周民幾無生矣。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于邠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



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生字乃生聚之生。沮漆邠地。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竄于戎狄時言。故曰初生。至古公時。承其衰業。其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室家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陶室竈也。復重室也。謂室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室竈者。還當作民間說。不是古公。觀公劉時。于京斯依。于邠斯館。已為居室了。安得延歷數世。至古公。而尚復居陶復陶穴耶。其穴處。乃邠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室家。此句只兼陶復陶穴說。勿作宮室門社言。只竊來相形。反看可也。○倪玉汝曰。蹶生瓜也。初生。蹶也。周之王業。自邠之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繇繇瓜也。而初生于邠。其地甚微。所謂陝也。故首章取譬。要重陝字。○十三經註疏云。穴在地下。復在地上。按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後叶

反五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許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合參。然是古公亶父。方其在邠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為遷國之舉。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于岐山之下。夫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或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為一時之創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察沃野之何在。審地利之攸屬。蓋欲求為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歸極之所也。即跋涉之勞。奚恤哉。

抑講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只據其時而言。走馬亦只叙其策馬來岐。要見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勿用倉皇周章氣象。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通解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三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二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



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地也古義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入于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有資其謀議蓋姜女與太王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不宜畧過胥字是大概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此通君民而言不專主已之室家說胥字有審擇不苟意孟子非擇而取特對滕文言之不可泥要知太王之心為保民而遷民從意亦略見之○此章點內助與未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叙大關係

周原膴膴

武音

董音

謹茶如飴

移音

爰始爰謀

叶謀

爰契

器音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叶津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董鳥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飴餈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燔是也或曰

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于是大王始與商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于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合參當夫相土之時有高而為原者焉土地膏腴膴膴而肥美是原也。有苦而為茶者焉。風氣攸鍾味甘而如飴。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萃。太王之謀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為詳也。于是太王必集彼臣庶而謀之。以為吾意欲建國于周原也。不知衆庶以為可乎。不可乎。可否必以告我也。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為決也。于是太王必燃彼元龜以卜之。以為臣庶皆欲建邦于周原。不知神明以兆吉乎。不吉乎。吉凶明以示人也。已而又得吉兆。由是太王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舍此其何往乎。吁。太王之遷岐。必驗諸物。謀諸人。而決諸神。經國善治之謀。何周密若是哉。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審定都之謀。下是率民以定居也。此承胥字來首句要看原字。岐山隔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大凡地勢







周字上見居民之事授田之事無一之不經理也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為之慮使其蒼茫去國永無悔心耳○宣字官屬授田一邊以廬舍因分田而授也曰布散而居者以井非皆有也○以上若遷岐若胥宇若築室以殿止等事總是為民而然惟民既得安乃敢治其宮室故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處俱從此逝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叶古胡反

其繩則直縮

音

版以載

叶節力反

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合參氏事既定營建乃與彼掌營國邑者司空責也掌徒役者司徒責也于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之立我室家蓋向也邠俗近于西

我初不嫌于陶復陶穴之陋今也定宅始于東土必大弘夫肯構肯堂之規然國家以廟祀為重則營室以作廟為先是故司空之營度于他未暇也先正廟位則以繩正方而規模之預立司徒之徒役于他未暇也先築墻垣則束版以築而上下之相承第見前堂後寢左昭右穆先群宮而作者翼翼然其嚴正所以萃神靈之渙而修烝嘗之典者恒于斯矣其重于先廟也如此

折講此章上三句是命官以營建下是首重乎宗廟也此蓋尊祖之意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衆以鳩工司徒之職也故次召之然只一時事不分先後室家統言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告戒之其繩以下方去營建專自廟言繩以正位處而使其表端也屬司空版以載土物而使其基固也屬司徒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載之齊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安故于此尤急此見宮室門社未建翼翼然先衆役而舉意○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



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此合上章。有仁孝意。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責。况遭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際。王室新集。正紀統絕續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為急。正萬世有民社者。所宜深念也。

抹音俱之陬陬音仍度音入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音憑

百堵皆興馨音臯鼓弗勝

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陬陬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馨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合祭宗廟既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陬陬其人之衆。而往來相仍也。投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而先後相聞也。其力于築

也。登登然杆聲之相應。其削之屢也。馮馮然墻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馨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趨事。而鼓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勸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治宮室之事。下言民樂于趨事也。總見得人心之意。凡宮室皆以墻垣為先。此治墻垣便是治宮室。掘土寔之于藁。謂之抹。抹之者衆多。陬陬然既取土。送之墻上。墻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謂之度。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土在版則築築之聲相應。則登登然。墻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則馮馮然。百堵總上看。蓋其室非一。故其堵亦百。皆興只是皆起。尚未到成功。馨鼓為役事而設。使事止則鼓亦止。今因人益勸而抹度築削之不止。故鼓聲亦自不能止也。一說馨者緩也。古人役民不欲急疾。故設馨鼓取其徐緩之義。擊此鼓者所以戒其急疾也。今民心競勸。愈作愈疾。故馨鼓不能止其疾也。此說考于周禮地官鼓人有根據。但時說罕從。確齊依此說。○張平符曰。上章須若鐘一簇移。祖宗之靈未安。故先立廟。自翼翼之廟貌建。而先靈安矣。其渙萃矣。此章樂事勸工乃歸市之民



平日感太王之仁恩而且幸吾君之再造故樂于効力。不然以初至之民身家未安而焉得如此為君用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仇音抗叶廼立應門應門將將音搶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

賦也。得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合參宮室。既建門社。豈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為臯門。廼立臯門以肅于外。而臯門則仇乎其高大。足以聳中外之觀矣。居中應治者為應門。變立應門以肅于內。而應門則將其嚴正。足以端居正之度矣。又由是累土以為壇。除地以為壇。其名曰冢土焉。異日國家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以祈全勝之功也。此雖一時草創之觀。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矣。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辨謂此章上四句。是立國門。而其勢尊下。是立國社。而其用大。禮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是諸侯之分當然。臯門即城郭之門。民庶往來者也。曰臯者。取明顯在外之義。有仇則可以壯都會而聳觀瞻矣。應門即朝廷之門。臣工出入者也。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意。將將則可以陳象魏而肅臣民矣。孔疏。應門與郭門皆為宮門也。郭門宮之外門。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視朝。與群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冢土者。崇土為壇。植木為主。設壇壝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交者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爾雅曰。宜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于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通解。太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為制。



肆不殄音佃厥愠亦不隕音尹厥問柞音域拔音佩矣行

道兌吐外反矣混昆音夷駝音隊矣維其喙音諱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域白桤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于柞域之間也駝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材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合參夫太王之遷邠神人協謀安養兼舉廟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綜理周悉而內亦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昆彘之愠怒然盛德日昭聲譽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墮在己之聲聞焉及其後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柞域之木拔然

而上疎道路之間兌然而踈通昔為險阻之區今為文物之地以故昆彘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後惟其喙息之伏而已豈暇乎我愠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始不累乎遠人下是終能服乎遠人也肆故今也承攸行以上說來先叫破自修意厥問即註所謂自修之寔也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社其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隕厥問柞域二句似應注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還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讚無滲漏要知周公歷叙世業非遺却王季此意已會存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並文王字眼不露出方為渾然木拔道通是人心效順國勢收觀蕩蕩然成一大都會矣皆世德積累所致也昆夷狄人自是兩種蓋此夷乃曲戎也太王在邠為狄人所侵遷岐乃為昆夷所愠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衝突故駝凡人氣不得伸必張喙而息故曰喙維字見不暇他謀極寫其畏服之狀與不殄愠相應四矣字是不期然而然之意未見前有太王而蓄之者厚後有



文王而發之者昌。世德所漸其致此盛宜矣。○東萊呂氏曰。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彞。則太王安得有昆彞。維其喙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云云。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兒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序周家積施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終于文王耳。○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彞不服。而太王不墜其間。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聖相神孫。寔相首尾。集傳既曰。太王始至。又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証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合逆憇四章。則彼是內修。此是外攘。合虞芮二句。則此是遠人服。下是邇人歸。

虞芮質成文王蹶音厥生叶桑予曰有疏附叶上

予曰有先去聲後去聲予曰有奔奏音走予曰有

### 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也。

合參夫外彞之遠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質其訟之成。而觀感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



此蹶然動其興起之勢。蓋國祚煥然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是固盛德之所致也。而佐命諸臣實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率下親上。以化乎民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後之臣。而相道前後。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有喻德宣譽之臣。使德澤不壅于下流。而德之所施者溥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使內外恃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廣也。夫有文王之德為之本。而又有四臣為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天命所由受。而蹶生之勢所由振也。合而觀之。大王開于前。而王迹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神孫相為首尾。此周之先小後大。誠無異於八卦之綿繇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厥命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佐命之有人也。虞尚質成。關文王德感最大。不須蒙昆彞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即諸侯歸周便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蹶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訟獄者往。朝覲者往。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威靈氣焰蹶然不可禦矣。蹶生不

專指虞尚質根先世積累來至虞尚質成之日。而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予則曰。疏附云云。亦與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尤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之不易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于文王盛德。此四等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播德澤者。禦侮是振揚威武者。予曰。上當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汝墳歌。思孔邇。是文德所致。予則曰。亦有疏附。緝熙敬止。肅雍無斁。是文德能然。予則曰。亦有先後。化覃六州。邇駮有聲。是文德之及予。則曰。亦有奔走。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予則曰。亦有禦侮。四予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予言之。則有四臣也。是亦嘆文王付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其乎于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此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



詩經卷之二十三  
以宣其化也。○疏附四句。非全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為主。如有二歸心。先登道岸。適駿厥聲。四方無侮。文之盛德。原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誣矣。○上篇終之以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群書纂類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

### 縣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崇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此篇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陳伯玉曰。觀周家世有哲王。其作則垂憲備矣。周公未嘗舉古先聖王以為言。所以言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太王。則曰王季。蓋祖宗之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周公拳拳于成王者。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其意。亦猶此歟。

### ○棫樸章

#### 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全旨通詩前三章。是言聖德得人。下則推聖德所以得人也。細分之一章。泛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二章。是于祭祀而驗其歸。三章。是于行師而驗其歸。末二章。推言其德。有以振作綱紀而得乎人。故人以歸之也。講語章章要說德字。方見咏歌文王之德也。○此篇重咏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周王勉勉二句作主。而濟濟勉勉。難以寔指。只在人心歸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

詩

經

卷

之

二十三

縣

九

章

章

六

句

序

棫

樸

文

王

能

官



芄芄音逢棫音域樸音卜薪之音西禋音上之濟濟音聲辟音壁王左右

趣叶此之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近相附著也。禋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棫樸則薪之禋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若謂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恃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我辟王乎。彼芄芄棫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為薪積之。以備用矣。况茲濟濟辟王。盛德著於容貌。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左。趨之於右。而歸附趨向之。恐後矣。

○此章以物之盛者。為人所用。興德之盛者。為人所歸。皆理之必然者也。新是休之今日。樵是用之於他日也。濟濟依註就容貌之美。

言本亦德之所形。所謂英華本於和順。光輝發于篤實。意勿即當德看。註中蓋德盛句。是推本上一層意也。左右含下髦士六師在內。趨之者。觀其光而仰其休。怡然生愛。肅然生敬也。此在平日言。下二章又指有事時看。○楊伯祥曰。此左右自說得廣。觀下文。作人綱紀之意。可見。此趨字自說得有趣味。乃精神鼓鬯。意念聯屬。急者以辟王而奮。渙者以辟王而萃。打着下作人綱紀意說極妙。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叶牛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下裸以圭。璜。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璜。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戕戕盛壯也。髦俊也。

○此章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之時。固執圭璜以裸尸于前矣。而諸臣之在左在右者。各奉璋。以助亞裸于後。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同于趨向之誠焉。且此奉璋者。戕戕然儀容之壯盛。固所稱髦士也。以之相祀于禮。則不愆于神。則不瀆。豈不稱職而宜哉。所謂左右趨之者。殆于此而一驗矣。



折講此章于祭祀而驗人心之趨也。濟濟泛言。勿就祭祀之容說。祭祀意補在此句下。文王生時未為王。無執圭瓚之禮。朱註時引禮文之全耳。左右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不同。半圭曰瓚。以為瓚柄。奉璋者言文王欲行裸獻之禮。而左右奉瓚瓚以助之也。我我就奉璋時。衣冠倏偉。儀容端肅。上看。攸宜言其升降進退之度。皆得其宜。正與濟濟辟王相稱也。此重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不重贊美髦士。○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一圭分為二瓚。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內向也。故註曰亦有趨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張平符曰。奉璋我我。此只形容他助祭稱職。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緩。蓋奉璋非以有事為榮。寔以親德為幸也。

之 泝 彼 涇 舟 烝 徒 楫 之 周 王 于 邁 六 師 及

泝 音 彼 涇 音 舟 烝 徒 楫 音 接 叶 籍 入 反 之 周 王 于 邁 六 師 及

興也。泝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擢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泝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合參目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泝然而行之。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為人心所愛戴。故凡從事于征行。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不有爭先而恐後者乎。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于此而一驗矣。析講此章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以烝徒之楫不約而同。與六師之及不令自行。周王內要點德字。于邁指征伐說。當時紂命文王為方伯。得專征伐。故得用六師也。方山泛指君行師從看。如巡省祭告。朝會征伐。皆是亦備一說。重一及字。方見其歸處。及與如不及之。及同要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若認作文王先行。六師後至。則無味矣。○或云。涇舟為人所乘載。故舟行而人無不楫。聖德為人所依歸。故于邁而人無不從此意更佳。○合上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奉祭行師言之。當奉祭之時易于急。行師之時易于畏。以此二者而



人猶趨向之他可知矣。○慶源輔氏曰：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倬音卓彼雲漢為章于天叶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合衆夫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彼倬然大則之雲漢則為章于天。而其文之渙然者遠矣。况我周王壽考無疆。明德之漸被者日入而化之入人者自深。將見薰蒸透徹。融洽周遍。所以盡斯人而鼓舞之者。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析講此章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上。與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倬字與壽考字對。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没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為章也。周王句含有盛德在內。

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可忽。久道所以化成也。惟鼓舞之久所以能使靡靡之俗一變更新。作人不可作已。化成說謂周王去振作之。變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不自知。意或謂此乃盛德自然。絕不着力。精神意氣之間自能感動。故曰何不作人。○倪玉汝曰：以雲漢為興。是謂上有雲漢以渙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看来此亦見天之所以為天。不言作而言為。其章也無為而為也。文之所以為文。不言為而言作。其作也不作之作。

追音推琢音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琢。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合衆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夫追之琢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



凡為治孰不有網紀。惟夫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網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網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網紀天下之人。如此。則髦士六師。皆振作網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為盛也。

拊講此章言文王純乎德。而有以網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為興。追琢金玉與勉勉。章相與網紀。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興意。亦須照映文王之德發揮。勉勉便是網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註三至矣。似以兩興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琢金玉。舊以文質對說。終覺興意不愜。即註三至字。亦是蛇足。餘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網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以為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珩意追琢屬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為其相其章。待對反柱。若云追琢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網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為興。取義既確。而追與琢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玉其相。網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為不易。

也。蓋據傳。又不如據經也。雕金曰追。攻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鎔。玉之在璞。獨韞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處而文德之至。亦不磨而淨。不刻而工。故勉勉不已。或云。文王不消勉勉。乃文王不廢勉勉。所以為德之至此。講甚好。諸說多拘集傳云。勉勉無工夫。只是純亦不已之意。覺糊塗。網紀言先四方。而提其綱。持其紀。故四方皆吾維係聯屬中。而範圍之不過也。總而舉之。使皆有所係。謂之網。詳而理之。使皆有所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網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朱子語錄。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故牽着便動。此語看得甚精。總要重周王能去網紀乎人說。一說。勿將勉勉網紀。分作兩層。即此純亦不已之本體。便有維繫一世之精神。不必兼行政。只在心體上。摹擬為得。○倪玉汝曰。此合上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間隔于宇宙。壽考于此。而作人于彼矣。勉勉于此。而網紀于彼矣。○上章是言師道。此章是言君道。

### 棧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旱麓章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全首通詩重德上總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幽有以格神宜以豈弟君子句作主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溱泊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寔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折言之一章言其求福之自然二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三章言其化人之必然四章言其祭必受福五章言其感神之深

六章言其求福之正莫非豈弟之德所為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楛音戶濟濟音上聲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

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千祿也豈弟矣千祿豈弟言其千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合參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若謂德也者合天人通物我貫幽明無所不感者也觀其所感而德可知矣瞻彼旱山之麓有以萃地道之精華則雖無期于榛楛而榛楛之生也自濟濟然其衆多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天懷樂易有以奮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千祿也自得于盛德之中亦千之以豈弟而已夫豈出于倖致哉

此章以旱麓之能生物與豈弟之能獲福以自然之理為興也麓為山足蓋峰巒廻合之所庇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能



草木茂潤。榛可以供蓮豆。栝可以為天。文武之材備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即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純乎天理者不能。故雖無心求福。而豈弟之德在此。則福自不能外焉。恰像別人以有心求之。而文王却以豈弟求之。一般祿字泛言。凡祿位名壽子孫皆是。

瑟彼玉瓚

才早

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叶呼

興也。瑟。鎮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祿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于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

合參。不但此也。彼瑟然鎮密之玉瓚。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器之美者。味亦美物。以類相從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

于福祿。而福祿必下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謂非天人類應之理乎。

柳蒲。此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以必然之理為興也。註必字重者。玉何以言鎮密。謂其堅潔無瑕疵。可指也。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鬯酒以黃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瓚之內曰勺。外以青金為之。青金。錫也。黃流。是秬黍所釀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鬱金。香草名。十葉為貫。百二葉為築。猶聚也。束也。詩意不重黃流之注于玉瓚。而重玉瓚之應有黃流。言玉瓚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只重寶器之不薦于褻味也。而黃流不注瓦缶。意自輕。註意不必雙牽。豈弟便是君子之美德。而美德在下。故天遂降以福祿也。攸降自天。而降于其身也。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于其躬。蓋亦不待乎干之之意。○瑟彼二字。緊炤下豈弟二字。黃流二字。緊炤下福祿二字。在中又緊對下攸降。○註中明寶器四句。言器物相求之機。德福相須之道。即是申言獲福必然之理。非有二意。○玉瓚。殷王帝乙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詩人取興自有微意。



言經正解卷之二十三  
鳥沿音飛戾天叶鐵魚躍于淵叶一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

興也。鳥鵠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鵠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鵠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豈何通。言鳥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合參自其作人言之。彼鳥之飛。率其性之自然而戾于天。魚之躍。率其性之自然而躍于淵。其在物固有然矣。况我君子。有豈弟之盛德。必有自然之大化。不必戒之用休。而鼓舞自神。不必董之用奮。而變化自妙。固有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矣。豈不振作乎人也哉。

析講此章言盛德之心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鳥魚與君子。戾天躍淵。興作人。蓋鳥魚順其化于天淵。而各得其所。文王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理一也。鳥飛二句。宛然是一作字景象。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棫樸作人不同。方與鳥飛魚躍相

炤。玩遐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莫知其然。蓋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作人如刑家。則關雉麟趾之化。成御國則鵠兼兔置之治溥意。豈弟便是薰陶天下的根。此所以作人。慶源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之德盛。人心自然歸向之。早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早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早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此章以兩項興一項。頗與追琢其章章體勢相類。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立說。

清酒既載

叶節

駢

音

牡既備

叶蒲

以享以祀

叶逸

以

詩經正解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介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而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合參又自其祀神言之。彼清酒所以灌也。載而在樽則芬芳而條鬯。騂牡所以獻也。具而在俎則碩大而肥美以是酒也。與是牲也。以享于神明在樽者酒也。而豈弟之德寓焉。神必鑒其誠敬。而綏以多福矣。在俎者牲也。而豈弟之德具焉。神必歆此孝誠。而介以繁祉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祈講此章上二句。言備物以祭。下言祭必獲福也。牲酒不重當帶德說。清酒既載。則明德之馨與之俱載。騂牡既備。則碩德之隆與之俱備。蓋豈弟之德系乎于幽冥。故一奉祭必能獲福也。享祀內宜點入豈弟意。如云以是而享祀于神。而明德之馨與牲酒而並薦是也。通解此詩主咏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是但承其豈弟。非並承其作人各開說。○孔疏騂牡或作者于後。據周

所尚而言之。○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言若下言神勞。自平日言。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去聲

興也。瑟茂容貌燎爨也。或曰燎燎除其芳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合參然君子于此豈無本以致之哉。彼柞棫之生瑟然茂密。則必薪之。賴之為民之所爨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不為神所勞歟。蓋其素行合于神明。慰撫于冥冥之中。勞來於昭昭之表。所以必受福也。

祈講此章以物盛。必為民所燎爨。興德盛必為神所慰撫也。瑟字上章玉瓚。故言鎮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神字須說得濶。兼天地山川社稷言。不專指祭祀之時之神。勞者謂陰鑑其豈弟之衷。而思啟行翼。安撫慰恤之也。總是使得為善之利。不虛為德之勤。意做弦云所



勞者乃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大戴禮曰德盛者神歆文王之德之盛無往而不為神所歆耳。奚啻祭祀也耶。○昆湖云木之見材于氏木有以取之而民不容釋也。君子之見祐于神君子有以取之而神不容釋也。如君子之德而不為神所勞則柞棫之生而亦尚不為民之燎乎。極逼得興意出。○此章與上章全不干涉亦各開說。○麟士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柄亦云咏歌文王之德則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咏歌二字則及獲申道各自成章率紐連綴俱非所急耳。或依無回說末二章言其神之勞福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莫莫葛藟

音壘

施

音異

于條枚

音梅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合然君子于此豈有心以求之哉。彼葛藟之生莫然茂盛則必累之係之。延施于條枚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豈為回邪之行歟。想其

修身以聽天所命得之自是不得亦是。所以自受福也。夫文王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茂以加矣。此詩人所以咏歌之歟。辨講此章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與德盛自致乎福祿。按膠木注藟葛類本草箋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樣。施者依緣木之條幹求福本于豈弟故曰不回。猶言德在茲而福自應非有回邪之行以干之也。大全小註云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此意極是。蓋求福者有覬倖之心則為回求以豈弟之德乃不求之求也。何回之有。○此以足首章干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

早麓六章章四句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詩人之咏歌義兼之矣。

○思齊章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全直此詩亦重德字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其德之盛也  
文德尤以肅雍章作主析言之首章言德之所自二章言德之所施  
三章言德純于已四章言德見于事五章言德化于人逐章開說總  
見文王之德之盛也前二篇皆是咏歌而此篇獨言歌者蓋有嘆美  
之詞而此  
寔言之也

思齊音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音阜大妣

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太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合參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若謂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彼夫人之賢聖多由于母文王之母果伊誰乎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事周姜也寔能盡媚愛之誠而稱其為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妻之于夫亦未嘗無所助者文王之妃何如彼思齊思媚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文王之妃太妣則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斯有男則百之盛也其妃則賢妃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文王之德信乎其所自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本其母之聖下著其妃之賢以見文王成德之自也論詩意則上四句為一截下二句為一截蓋上四句是推本聖母下二句是推本賢妃論詩體則上二句為一截中二句為一截末二句為一截蓋上二句是推本其能盡母道中二句是推本其能盡婦道末二句是推本其能承先啓後妻道與母道兼隆也然思齊思媚如大女王氏以母道婦道平說者非蓋思齊二句乃喚起之詞語意實重在思媚二句言其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也齊以婦德之端莊言媚以婦道之和順言京室之婦從善事周姜來音即思齊思媚之



音則百斯男乃盛德所鍾也。此正是驗其德之賢處。勿作效說。春秋傳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併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持此見于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孔疏左傳云。武王之母第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者皆字叔。其曹與管蔡邲霍。曰百男者。極言之也。○此詩特咏文王之德。說太任太姒。須步步挽入文王身上。曰成曰助。見文王性生處。自多根本。處自足。非皆藉之母與妻者。况成之者速。而助之者深。安得不聖而益聖乎。○倪玉汝曰。注推本二字。只縮至周室之婦止。至于太姒。另一脫卸。○章天即云。詩是歌文德。而推本言之。則文王是正穴。太任是來龍。太姒是護龍。註上兼下助。極得此義。○李愚公文云。夫文即不母太任。而其聖如是也。况以太姒為之。而其聖益可思也。文即不匹太姒。而其聖如是也。况以太姒為之。匹。而其聖益可思也。如此講。方是咏歌文王之德。○一說此專美太任。以為文王之聖張本。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周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能使嗣其美聲。不姑

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與序意甚合。亦是一解。○后德始于周家。自姜嫄至邑姜。代稱聖配。福德兼隆。更非西京馬鄧。北宋高曹之比。古人后妃無謚。太姜以下三由同稱。當由追尊廟號。詩言百男。亦是千秋萬歲之意。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 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合參然。文王之德何如。自其所接言之。彼周之先公。世有令德。使少有所違。則不免于怨恫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固幸其先德之克肖。無有怨恫而痛疾之者矣。接神不亦得其道乎。且其儀範克端。有以刑寡妻而不忒焉。由是以至于兄弟。



率之于倫理之中也。以御于家邦納之于綏猷之化也。接人

不亦得其道乎。所施各當神人皆宜。文王之德何其盛哉。

抑講此章上三句。是幽有以感乎神。下三句。是明有以化乎人。此尚

未實說出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者謂順其心而不拂。是

克肖其德。而與相默契之意。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怨恫二字有

分別。子孫顛覆厥德。先人感之怨也。子孫愚蒙不肖。先人痛之恫也。

刑是儀法。就施為說。貫到下二句。重人無不化。不重有序意。由寡妻

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故曰至下。觀化于上。而上之表儀適與

之相接。故曰御也。太姒之德固好。然文德儀刑自不可少。刑于是身

教。還專屬寡妻言。至則以薰染言也。君以國為家。故曰家邦。非家與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雝雝音 在宮肅肅在廟貌 不顯亦臨無射音 亦保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也。邦也。



言經正解卷之二十三  
不止于俎豆者。以是而窺文心之敬。在廟其最著也。若論本體肅雍。自分不得而流露于宮廟間。則隨在各呈一極如此。不顯以所居言。獨處之地也。亦臨謂其心之寅畏。如天之鑒臨也。無射是踐履精純。造于盡善之地也。亦保是戒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凌駿甫曰。闔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事未涉。一物未交。不顯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常若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若有守焉。蓋誠立于已。故德妙于純。譬如天之於穆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義近雍。而此以肅為惠。刑之義近肅。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能不縱肆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能不急情于後日。今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而如一。貫隱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

肆我疾不殄烈假

上聲

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今也。我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合參文王之德既極其純。則其見于事者。又何有不善哉。肆今大難之來。雖不能以殄絕也。而光大之德。未嘗玷缺。蓋視患難之變。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而不為之少損者矣。事必前聞而後式也。彼則雖無所前聞。而亦無不合于法矣。人必待諫而後善也。彼則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于善。蓋自然之中有成法。而何待于聞。素履之下。皆天則。亦何待于諫也。其德之見于事者如此。

辨講此章上二句。言不因外患而有損。下言不資聞見而有益。肆字承上章米。只管首二句。我疾如昆彝獫狁之伐。姜里之囚。皆是。然亦



不必入寔事。烈假雖若以聲譽言。其寔指德。蓋聲譽從德起也。須點  
光大字還他。不瑕是文王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其德見于外而  
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是矣。聞指古訓言。諫指今人言。式以已然言。  
循法而不必有取法之勞。謂所行自合于已然之法也。入以當然言。  
從善而不必有受善之益。謂所行自由于當然之理也。蓋即身即法。  
我之法猶古之法也。而何事觀型于古。即心即善。我之善猶人之善  
也。而何待借資于人。所謂不待學而能。不待矯而正也。然聞字諫字。  
莫說壞了。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要知  
豈真闢去聞諫。豈真專恃不聞不諫。總言其心德之純。連式與入。亦  
是詩人摹出。○疏義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  
資輔道。而有益。○慶源輔氏曰。上二句。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  
也。不聞句。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諫句。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  
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于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

成就。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合參。夫文王之德見于事者。既極其善矣。而天下有不化成乎。故今  
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以成人則有德焉。德性之涵養。而大以成  
夫者。盡夫人矣。以小子則有造焉。學問之進修。而以小成小者。盡夫  
人矣。夫是成人小子也。此固天下之髦士。而人亦以是譽之者。是豈  
無自而然哉。蓋由古之人。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而其運于作者。亦  
勤勉不已。夫是以薰陶漸染。而教化自神。以成人則有德譽于天下。  
以小子則有造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名也。向非有人以倡率  
之。將則效無由。未免負材而廢矣。亦安得有鴻名丕顯。如今日之彰  
聞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註德見  
于事。指烈假法度與善而言。肆字亦兼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  
小子句以方去修為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  
磨以求進于德也。無斁雖本雍雍章來。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章。



言經正解卷之二十三  
四十八  
囿四方于綱紀。鳶飛魚躍之化舉一世而甄陶。是古之人無斁也。成人小子。卽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髦。人材成就。必本無斁者。蓋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歲功成也。此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何以着落。或云無斁。卽所以成。就人才。若云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更多一層。○此雖言純德之。作人意。寔因作人之盛。益嘆美文德之盛也。○張賓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爲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三終



